

“地球，对于太空来说，也是一个岛屿；海南岛上人的命运，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人类的命运。我写这本书，是以海南岛作为聚焦点，反映人类生存的际遇，以及面对各种际遇的抉择。”

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，孔见的家族已经在海南岛上生活了近900年。“我出生在海南岛这个事实，是影响我一生的。在岛屿上的生活，与大陆上背靠着广袤的陆地和崇山峻岭的人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。”孔见说。

孔见说，少时在岛西的老家，每回午夜梦醒，大海的潮声一浪接一浪，听起来像老人的哀叹，又像野兽的嚎叫，这种声音构成了他人生长时间的背景音乐，促使他跟岛上的人们一样，渴望投奔大海彼岸，过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。岛屿带给人的孤独感，让人总有着摆脱的渴望。他们一度生活在对远方的眺望之中，直到这里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和自由贸易港。

作为生活在这座岛上的土著，孔见很早就关注海南岛这个意象。三十多年前海南刚建省时，孔见就在他所服务的《海南开发报》上开过一个专栏叫《孤岛夜语》，那时他就以海南岛为生存背景，抒写人生感受和体验。在1990年代，他就开始写关于海南岛的文字——《海南岛，一个土人的叙述》，组诗《海南岛，一个土人的编年史》等，近几年，他又写了《海岛物语》等数量可观的散文，实际上都是在一点一滴为《海南岛传》的写作做准备。

随着海南历史地位的转变和对海南思考的深入，孔见慢慢安心做了一个岛民，以长不大的黄花梨自居，开始以“最爱海南岛的海南人”，来潜心研究海南的历史文化。

“海南岛历史上有许多辉煌的文化，在唐代，海南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隘。岛上很多宝物，像犀角、沉香、槟榔，黎族人编织的广幅布，椰子做的席子，都为外界所稀罕，海南人对海上贸易繁荣作出贡献。”

伏波将军、冼夫人、苏东坡、海瑞、甚至不知名的烈女和海盗，闯南洋的劳工，孔见的《海南岛传》，写了诸多海南岛上的人物故事，但也有一些岛上的名人未写进去。孔见说，他写海南岛传，不是写一部海南岛的通史，而是选择那些对海南有“人文意义”的人、事和物，进行历史文化的“打捞”，并以此来诠释海南人的精神品格。

“将这个地方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加以打捞，然后置放到一个辽阔的背景下来进行演绎，希望阅读这本书的人，与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境遇与命运的跌宕与转折，于感同身受之中心有所得。”他说。

“海南原来有这么斑斓多彩的历史文化，我读起来很过瘾。”阅读会上，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王雁翎对记者说。

2020年11月15日，台风天气影响，海口下雨，满城湿漉，天公不作美，但诸多读者仍然如期出席海南作家孔见新书《海南岛传》在海口的分享会。“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”，《海南岛传》让人浮想联翩，人们仿佛有太多的话儿想表达，海南岛的前世今生，似乎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让人们产生解读的欲望。作家王卓森说：《海南岛传》吐纳着海南悠远的历史与呼吸。

## 吐纳海南悠远的历史与呼吸 孔见新作《海南岛传》出版：



《海南岛传》

既是史传也是文学作品

自古在历史地理的描述上，海南岛多是被说成“孤悬海外”，遥远而神秘，是充满风险之地，使得陆地上的人们对这块岛屿缺少基本认知和了解。

孔见发现，现今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海南岛，不仅外来的移民不了解，就是本省出生的海南人，对海南岛的过往今来，也知之甚少，甚至连有影响的作家、文化人也缺少对海南岛身世的了解。

“这让我感到很不应该，特别在海南岛上从事文化建设、文学创作的人士，包括负责地方物质文化建设的人们，他们在没有了解海南历史文化沉淀的情况下，做出随意而草率的书写与构建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”

创作《海南岛传》，对孔见来说，除了文学上的追求，还想“提供一个地方文化读本”，让人们更充分地了解与热爱海南。因此，这是对生他养他海南岛母亲的回馈之作、致敬之书。孔见希望有这样一本书，能对海南岛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、整理、阐释，提供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了解，这座岛屿文化的植被和文化土壤里有机的成分，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和营养，更好地建设海南岛。

要成就这样的一本书，孔见做了多年的准备。他1978年考上专科学校时，就是学历史专业的。多年来，他对历史考据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。有一年他去海南东方大广坝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时，甚至还找到了两块新石器时代的“石器”。他说，写作《海南岛传》，史料的收集和准备要占去一半的工作量。

“本书，首先是一部史传，然后才是文学作品，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基础上，力图再现历史的现场；众说纷纭的地方，尽量在占有资料的条件下，做出采信的选择。”孔见说，在《海南岛传》里出现的故事，都不是“空穴来风”。

苏东坡是海南人文的高峰

40多万字的《海南岛传》，孔见用了将近10分之一的篇幅来写苏东坡。

“苏东坡，是海南人文的高峰。”孔见说，海南东坡热持续多年，谈论东坡、写东坡的人也很多，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东坡影响，每一个到海南来的文化人，几乎都会去拜谒东坡这座“高峰”。

他也一直是东坡的忠实的读者。

他说，“苏东坡，着墨最多，用力最深，首先苏东坡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是一个巅峰级的人物，他出现在海南岛，对海南文化具有开拓性，提升了海南的文化起点；其次，苏东坡对中国文化人格的发展来讲，具有特殊的意義。在他之前，中国文化的人格是儒道二元互补结构，到他这里，是儒道佛三家会通，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结构，

孔见说，苏东坡的身上具备的这种意义还没有被人充分发现、认可或尊重，所以，他在这方面用大量篇幅，不仅写苏东坡流



孔见在《海南岛传》读者分享会上给读者签名。

放海南的三年，还对他整体的人生进行了回顾，作为命中的最后一劫，海南岛的流放生涯是苏东坡人格完成的地方。

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陈水雄认为，孔见对苏东坡性格特征作了书写和评价，这是前人没有写过的，孔见对苏东坡的不足也进行了非常中肯的叙述。

文学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从事地方性题材写作，最难的是地方题材与文学标准的关系，孔见的《海南岛传》，给地方题材写作提供了一个典范。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浩文在读者分享会上说。

“作为国内目前颇为流行的地方人文历史写作，孔见提供了一种方法，对于如何书写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，有借鉴意义。”海南文艺评论人士马良说。■



受访者供图

### ●人物档案

孔见，原名邢孔建，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岛，先后担任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兼主编、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主要从事随笔、小说、诗歌写作和哲学研究。出版有随笔集《赤贫的精神》《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》，诗集《水的滋味》，评论集《韩少功评传》，小说集《河豚》等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张惠宁 摄)